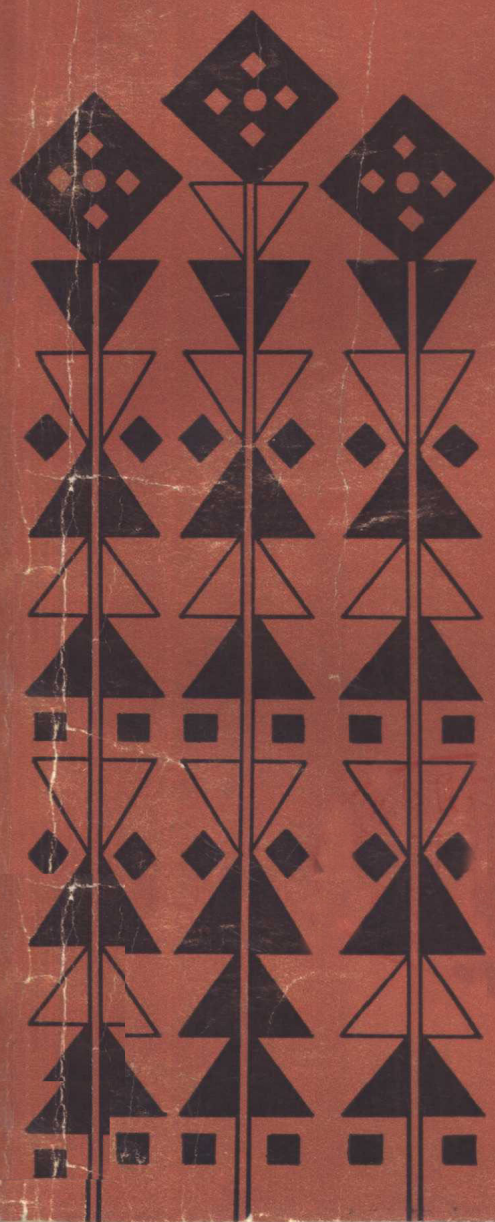


伟人的家庭教育

——永恒的榜样

[苏]伊·佩切尔尼科娃 著

杨宗建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伟人的家庭教育

——永恒的榜样



[苏]伊·佩切尔尼科娃 著

杨宗建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Нрина Печерникова

ВЕЧНЫЙ ПРИМЕ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81

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伟人的家庭教育

——永恒的榜样

[苏]伊·佩切尔尼科娃 著

杨宗建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8.75印张 180,000 字 印数：1—7,1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7180·1227 定价：1.10 元

前 言

本书介绍了马克思家庭和乌里扬诺夫一家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极宝贵的经验，这个经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理论似乎已由马克思家庭教育孩子的经验在实践中加以证实了，即孩子们的个性和谐发展，孩子们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的形成，培养道德的途径，发展求知欲，渴望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职业的选择，帮助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等等。

正如我们向马克思学习，向他请教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一样，我们也必须向这个伟人请教如何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家庭关系、如何教育孩子。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和坚定的宣传者、成了她们父亲在革命斗争中热情和英勇的战友。

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龙格逝世后，恩格斯在悼文中写道：“无产阶级失去了她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①

马克思的次女劳拉也成了国际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她是马克思的私人秘书，恩格斯的亲密朋友，她同她的丈夫——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保尔·拉法格一起于1909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1页。

年夏季在巴黎郊区自己的家里接见过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

关于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是这样评价的：“了解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生活为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她的目标。”

马克思的家庭在如何使孩子们建立崇高的目标、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在如何形成良好的家庭气氛、合理地安排生活、发挥孩子们的主动性等方面都是现代父母的典范。

关于乌里扬诺夫一家，我们同样可以说，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乌里扬诺夫家庭的特点和马克思家庭的特点一样是和睦的家庭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互相谅解、互敬互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同父母崇高的责任感结合起来，这种爱对子女起了积极的作用。不管父母工作多么繁重，也要抽出时间同子女在一起。乌里扬诺夫一家的教育过程不是自发的，而是把实现高尚的道德标准——使孩子们得到全面发展、使他们形成爱国主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爱人民、忠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为任务去完成的。乌里扬诺夫一家给世界培养了一辈无畏的热情的革命者。列宁就是在这个家庭里受到教育、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家庭和乌里扬诺夫一家极宝贵的教育经验帮助现代父母懂得，他们具有多么大的潜力去使儿童得到全面发展，儿童本人又蕴藏了多么大的发展潜力。

目 录

马克思一家的家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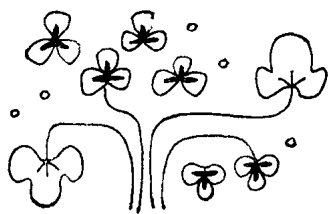
“永远互相敬爱的人们”.....	(4)
“苦难锻炼我们，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	(22)
马克思家庭的气氛.....	(37)
小孩们的好朋友.....	(57)
“奋力前进！”.....	(74)
青春似火.....	(94)
“世界属于勇敢的人”.....	(107)

乌里扬诺夫一家的家庭教育

乌里扬诺夫一家.....	(134)
教育原则.....	(156)
崇高的理想.....	(156)
和谐的发展.....	(165)
认识和理解 孩子们.....	(183)
教育方法和自我教育.....	(195)
自制.....	(195)
自学.....	(209)

劳动生活	(219)
在游戏中发展智力和体力	(225)
自我修养	(231)
培养教育子女的条件	(246)
亲切	(246)
传统	(260)
乐观的气氛	(264)
成功的主要“秘诀”	(271)
译后记	(274)

马克思一家的家庭教育



燕妮和卡尔·马克思有七个孩子。其中三个年幼时就夭折了。另一个儿子埃德加尔很有天赋，但八岁时也不幸夭折。

剩下三个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姑娘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智力和体力的发展都很协调，她们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他们之间协调的关系表现在：夫妻之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热爱和相互尊敬，彼此之间的友谊，亲切关怀和相互谅解。

马克思一家人充满了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是不知疲倦的劳动者，他们的全部身心和利益都服从于革命斗争的伟大事业。这个小小的家庭集体坚毅地承受了他们遇到的一切重担和艰难困苦。

马克思家庭中的气氛是非常和谐的，这对孩子们心灵的成长影响极大。在这个家庭里，不容许对生活中遭遇到的痛苦感到灰心丧气或者产生埋怨情绪；这里有的只是乐观主义、朝气蓬勃和热情奋发；所有家庭成员都互相体贴、真诚相待。

马克思家庭所处的时代离我们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了。幸而保存下来了朋友们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马克思夫人写的家庭传记草稿、主要是马克思、他的夫人和女儿们的书信以及他们和朋友们的往来信札。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非常美好的家庭。

“永远互相敬爱的人们”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继承了父母最有价值的东西——真诚地热爱孩子们、善于把自己头脑里和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传授给孩子们。

卡尔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特利尔高等上诉法院的律师，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是枢密顾问官，这两位做父亲的既是朋友，又是邻居。他们的孩子们，特别是卡尔、他的姐姐索菲娅同燕妮及其弟弟埃德加尔，也很要好。

两位做父亲的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和慈祥，为他们的成长花去很多时间。孩子们常常在马克思家中或者在威斯特华伦家的花园里聚会，一起玩很长时间。两位做父亲的很感兴趣地观察到，刚毅和精力充沛的卡尔如何领着孩子们做各种热闹的游戏，孩子们如何全神贯注地倾听卡尔临时编出的童话和有趣的故事。大家都很喜欢听天资颖慧、非常美丽的姑娘燕妮弹钢琴。他们在威斯特华伦家中的儿童晚会上过得特别愉快，儿童晚会是燕妮的母亲卡罗利娜举办的。

孩子们茁壮成长。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愈来愈用自己的爱好来感染他们，想方设法扩大他们的视野，发展他们的智力，培养他们对科学和艺术的爱

好。

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才智卓越、知识渊博。卡尔·马克思在谈到他的父亲时写道，他“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①。

尽管亨利希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没有摆脱纯粹自由主义的范畴，但他仍然受到普鲁士当局的怀疑。1834年1月18日，亨利希·马克思在特利尔俱乐部的大厅为欢迎莱茵地方自治代表会的代表们发表演说，主张代议制度。此后警察局开始注意他的行动。

亨利希·马克思虽然受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在宗教问题上的特点是具有某些自由思想，比如他改信路德派新教，给孩子举行洗礼，在那个时代这本身就被认为是社会解放的举动。所有这些情况孩子们都很清楚。父亲总是高出庸夫俗子的偏见，当然，这不能不影响到卡尔个性的形成。

父亲始终不渝地献身于哲学和文学，这对儿子有很大的影响。亨利希·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法国进步思想家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很熟悉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著述，也很喜欢莱辛、拉辛和席勒的作品。他允许正在长大的孩子们充分利用他珍藏的大量图书。父亲乐意同卡尔以及他们家的常客燕妮交谈读书心得。

威斯特华伦也将其极为丰富的藏书提供给这些求知欲很强的孩子们使用。他们可以阅读世界文学、历史、哲学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9页。

古典作家的优秀著作，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天才代表人物 A·圣西门的书籍。关于圣西门，恩格斯后来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①

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 M.M. 柯瓦列夫斯基回忆说，威斯特华伦老人醉心于圣西门的学说，他是最早同未来《资本论》的作者谈论圣西门学说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很喜欢女儿的年轻朋友卡尔。他常常给卡尔和燕妮背诵荷马的诗篇、大段地背诵他特别崇拜的莎士比亚的剧本，同他们议论各种社会问题。

卡尔·马克思总是以衷心感激的心情谈到威斯特华伦家中那种令人快乐的气氛。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献给了路德维希·威斯特华伦，上面写道：“献给父亲般的亲爱的朋友……谨表弟子之爱。”

无论是卡尔还是燕妮都始终一贯地以极其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父母。1837年11月10日，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写信给父亲说：“还有什么比父母的心更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最体贴入微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火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6页。

温暖着凝集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志向！”①卡尔在倾吐自己对父亲的“无限爱戴”时，很耽心他的身体健康，该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希望您不久完全康复，这样我就能紧紧地拥抱您，向您倾述我的衷肠。

永远爱您的，您的儿子

卡尔”②

卡尔·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卡尔对其父母的这种无限热爱的感情：“马克思十分怀念自己的父亲。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父亲，并把他那用老式银版照像法照的像片带在身边……他父亲的像片、我母亲装在镜框里的旧像片以及我姐姐燕妮的小照，他都带在身旁。马克思去世时，这些照片仍在他的衣袋里。恩格斯把它们和马克思一起装入棺材。”

马克思父亲的照片没有一张保存下来，但爱琳娜肯定说，她祖父的面孔“很漂亮，眼睛和前额都和儿子一样，但是嘴和下巴的线条柔和一些。”

卡尔和燕妮也很爱各自的母亲。诚然，罕丽达·马克思同儿子之间的感情并不那么深厚，但她忠于丈夫和家庭，把九个孩子养大并且真心实意地爱燕妮。卡尔在给父亲的信中称母亲是“天使”、“豁达的、非常美丽的妇女”。

燕妮的母亲卡罗利娜是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续弦。她嫁给他时，他身边已经有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这给

① 《马克思家庭通信集》1968年莫斯科版，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卡罗利娜的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但是她感到特别难过的是丈夫的亲属对她的高傲态度。她不象丈夫一样出身名门贵族，因此他们由于她出身于“下层阶级”而不能原谅她。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和卡罗利娜又生了两个孩子——燕妮和埃德加尔。

燕妮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她母亲是她父亲的幸福，她“以那样的忠忱、爱和牺牲精神抚爱和照料不是她亲生的子女，这种感情连亲生子女也往往未必能享受到”^①。

燕妮非常坦率地告诉她的女朋友莉娜·绍列尔说，母亲是她最困难时期的支柱：

“……当我们心中怀着更深远更严肃的志向和理想时，她总是同样忠忱地关心我们，为我们感到高兴，并给我们以鼓励。”

燕妮的母亲的主要特点是对孩子们怀有伟大的母爱。母爱是使孩子们幸福的巨大力量。在母爱的阳光照耀下孩子们养成了善良的愿望、纯洁而高尚的情操。卡罗利娜·威斯特华伦不仅热爱孩子们，而且帮助他们实现理想，总是支持他们重大的打算。

对卡尔和燕妮来说，卡罗利娜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是伟大、炽热、高尚、忠贞的爱情的典范。

当卡尔·马克思一家人于1849年8月被迫迁居伦敦时，燕妮常常给母亲写信，寄给她礼物，多次回到特利尔照料有病的母亲，好让母亲看到外孙女儿们时感到高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642页。

有一次（这常常是很突然的事），燕妮得知母亲病重，于是同女儿们一起立刻上路。直到母亲逝世前，燕妮一直没有离开她。燕妮·马克思在给路易莎·魏德迈^①的信中写道：“我母亲看到我和外孙女儿们时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可惜这种高兴心情持续时间不长。我母亲是所有母亲中最热忱、最好的一个，她病了，经过十一天的痛苦闭上了她那可爱的疲倦的眼睛，这双眼睛在最后一刻还瞧着我和孩子们，为我们祝福。您的丈夫认识我那温柔的母亲，因此，他最了解我的痛苦。”

母亲的形象总是帮助燕妮勇敢地忍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她就是依靠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高贵品质：贤慧、宽宏大量、慈爱。

在特利尔中学求学的时期对卡尔·马克思个性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研究马克思生平的人都一致指出，这所中学在当时可以算是德国最好的中学之一，教课的有好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

当然，这些教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学整个教育体系的本质，中学要为国王和国家培养忠实的臣民。

我们认为《天才的诞生》一书的作者Г·沃尔科夫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卡尔·马克思精神世界的形成更确切的说不是由于中学的教学体系，而是违背这个体系，在独立的和非常紧张的脑力劳动中、在同一些懂得优美诗歌和滑稽短剧的

① 路易莎·魏德迈是德国和美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

朋友交往中，在同威斯特华伦一家人接触中，当然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形成的。”^①

马克思的父亲早就发现儿子的才华，经常开导他，要他顽强地学习。亨利希·马克思经常从教师那里了解卡尔的学习成绩，严格要求他，要他每天坚持不懈地学习、刻苦攻读。亨利希不容许卡尔马马虎虎地对待学习，注意要他不白白浪费时间，更主要的是任何时候也不满足于自己的学习成绩。

从卡尔·马克思的毕业证书来看，可以断定他在中学里没有努力学习神学，很少学习法语，但他的古代语、德语、历史的成绩却很好，“能够很好翻译和解释古典作品中最困难的章节，尤其是困难不在于语句特殊，而在于意义含混的处所；他的拉丁作文是思想丰富而见解深刻的……”^②

卡尔·马克思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习惯于老一套的教师们在评价这篇作文时，指出作文以丰富的思想和严谨的结构引人注目，但学生在文章中表现出他常犯的一个缺点是“过于追求文雅的词藻”、“过多不需要的东西”、“太冗长”。

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到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发生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了。”^③

① 沃尔科夫：《天才的诞生》1968年莫斯科版，第26页。

② 参看Φ·梅林：《马克思传》195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莫斯科版，第3页。